易像鈔

四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易像鈔卷七

明 胡居仁 撰

䷅

訟不利涉大川彖曰入于淵淵坎之坎窞也小民无知而在陷上无道以拯之非擠入之于淵而何下險而好訟自入于淵者也上以健制險而成民之訟入人于淵亦自入于淵者也

乾坤後屯蒙需訟四卦不先湊乎學問斷无入門之日

屯蒙震艮坎合以有事屯以天地生命起念纔震動
都是盈滿之雷雨蒙以宇宙學脉起念纔艮止都是
湧出之山泉需訟乾坎合以有事需險在乾外時刻
以樂天循理爲事而以利涉公之於天下訟險在乾
内時刻以見過自訟爲事而以利涉先之於一己屯
與需便是文王視民如傷事蒙與訟便是文王望道
未見事堯舜兢業過一生仲尼潛心文王俱首在此
君子以作事謀始乾道心也坎人心也人心纔動便危

原始有謀全體道心即事即心即心即天天謀為謀

謀在事先

歸逋竄亂歸二逋無初與三逋釋為竄亂逋亡也逃也竄匿
也藏也改易也坎為穴初三兩陰如鼠入穴逋亡自

全為竄

鞶帶即禮之所謂男鞶革也以為命服蓋繁纓之誤

訟爭也又責也終凶訟人而忘自訟責人而忘自責如
書之所謂怙終故凶初不永二四不克方訟人即自

訟始訟人終自訟者三食德如為人子不見父母之非為人臣不見君上之非為人弟不見兄長之非自訟有得故曰德從舊如此不是從新如此故曰舊德五則全以大人正己物正之道率天下故元吉上乃所謂聽訟之人以威服人故不足敬

需二曰小有言終吉訟初亦曰小有言終吉大有言不得小无言无不賺入鄉愿路頭去也人謂寧百取譏於流俗毋一得罪於先王謂之寧取亦未妥流俗之

百譏小之言无非箴規藥石如需之相須而訟之自

訟乃為得之

訟初不永所事猶在事上醒頭訟三食舊德則已進而

有得此小言與貞厲之別

䷆

地險民衆有聚衆據險之亂應有統衆平險之治故一

剛動於險內五柔順於坤外統衆以平定之曰師毒

音篤詩亭之毒之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一曰化

育之意一曰完厚之意漢儒誤釋為害音犢便謂以
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為遺害不小地中有水疏曰
見地包水象其為容畜不然當云地在水上或上地
下水水上有地
否臧凶蘇氏曰師出不可不以律否則雖臧亦凶以律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
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故凶
左次无咎凶事尚右惟左是次宛然長子丈人之心所

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涖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皆其能
事故无咎不然是樂殺人也此輿尸之所以為凶也
師或輿尸凶范文正公與韓魏公為經畧安撫招討副
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
入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公曰大
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
舉兵入界次好水全師陷没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亡
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哀

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
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李伯紀曰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云云夫君子
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誠以寇
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小人在朝蠹政害本根浸長
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
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
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今宜留神照察

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矣

師上曰小人勿用小人在内既三曰小人勿用小人在外李伯紀曰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

在師中吉无咎師衆也即民即兵即兵衆即民衆无兩般能以衆正可以王二在師中便其人是爲順治威嚴樽俎折衝有備无患有征无戰之王師象所謂丈

人之吉惟此故无咎初出以律有征无戰纔失律非
乘人而揜不備必殺人而尚首功輿尸兵凶戰危殺
馘斬獲多所謂一將成功萬骨枯世或獻馘獻囚盛
張功伐聖人以為大无功此王霸最嚴之辨四左次
師不能無出出而不失師中之意故曰未失常五田
禽利執止於講武不是觀兵長子帥師止於有征原
來无戰戰而輿尸即全揵損人多故貞凶上大君有
命曰正功全是正此師中之功小人勿用初失律三

輿尸小人之所自入有此兩實上佐命之臣操用人
之柄者故特以示戒
舞干苗格因壘崇降蠻荆來威淮南寢謀兵以不用為
威上之所謂正功正此但如後世之斬馘為功皆首
功而非正功皆後世雜霸雜夷之師而異於所謂王
師
四左次與三輿尸全反止是屯宿在那裏又且是箇左
方何待交兵而戰即有匡王定國之功又必遜避弗

居故旡咎故曰未失常易筌三四皆副將三以陰居剛故躁動而有輿師之凶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這還是輿尸中事與文王伐崇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氣象殊遠故自昔說詩以魯頌為變

王三錫命或見後之為師專于討有罪而不知古之為師惟是命有德有五服五章之天命而五刑五用之

天討在其中有公卿大夫之錫命而方伯連帥之錫
命在其中如一邦有良牧一邦銷亂於未萌制勝於
不戰而一邦安萬邦有良牧萬邦銷亂於未萌制勝
於不戰而萬邦安古之王者之為師唯如此三錫命
本於天惟有德是命上有命本於王終不忝厥命王
惟命德君道上更防小人臣道小人勿用亂本永弭
開國承家錫命之寵世世為光萬邦永懷也夫
師或輿尸象曰大无功陳圖南先生詩愁聞劒戟扶危

主

蘇氏曰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常自不以律始不以律而以奇勝其人豈可與安居哉師休之日將録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此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師上大君有命上是大國之君又衆小國之君所待命者有命總以三錫之王命為命其平日為師不在邊

境在朝廷不在兵衆在紀綱不在威强在德業能以
一邦之衆自歸於正推之萬邦皆然殊不以首功為
尚如所謂輿尸者然象故曰以正功

䷇

原筮原以高平為象實即原泉之原五非險陷之地而
為高平之原蓋地上有水象分散而流五其從出之
原耳爻言盈缶惟有原故能盈也比五原放乎四海
師二出在為時雨與屯蒙需訟之二五俱同義筮比

如无五原涸可立待何元永貞之與有

後夫凶惟乾五有先天之能事自乾五外惟比五可與

先天之能事後夫猶言後天其道指先天之道比五

止為後天則先天一脉遂幾絶於天下矣故凶故曰

其道窮若大有六五止是後天能事故曰順乎天而

時行也乃終有慶无成有終用六永貞以大終終事

是全坤之事比不但下體是坤并五爻俱全坤之體

故劈初下順曰終來上逆而不順便曰无所終非但

上无終并下四爻而俱无終也

易筌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為不寧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來而不已故曰上下應晉康侯來朝諸侯也康與寧同義又坎險多憂故為不寧之象

比象言原爻言孚言首似一脉凡地上之水或為斷港或為絶流或如溝澮之涸可立待此无原者也或汎濫横流此不歸原者也无原與不歸原皆水地无孚

不成比者也以圖書言一六共宗而位北以卦言後天之坎位即先天之坤位故比初即稱有孚水地原比原有孚也曰然則水原固在地乎曰水原竅於地而生於天天一生水五其原也故從五而言既曰原筮又曰元永貞也易原始要終為質人之於首也稱元首上以五為首原與元之義俱備焉无首要終不為斷港為絕流為溝澮立涸之水即為汎濫橫流之水而已矣地上有水之水不如是故曰无所終又以

井推之比五顯地內隱而水外顯也井五寒內巽夏令而外坎冬令也比上无首比天水天水下澍以滲地而无也井上有孚井地水地水上溢以升木而有也此實象亦實義也

大人首繫于乾二五未有不剛健中正而可為大人君子首繫于乾三未有不日乾夕惕而可為君子小人首繫于師上則知戈矛鬭怒无不為小人矣匪人首繫于比三則知依阿澳涊无不為匪人矣

古者大辟之刑身首異處比之世天下一君上不歸王
化甘心做那悖逆不順之民犯的是大辟去首之刑
即幸而漏網首終不可保其有故凶故曰无所終亦
為險極之象

王三錫命初不及於致討王用三驅必然解去一面此
王之所以為王師得之而萬邦懷比得之而萬國親
也

比吉上坎為天險不可升尊卑上下之制截然在上這

那是險都是不可犯之分義如有不輔便无主了有
不順不從便都做却逆亂之民了如之何其无比故
曰比吉下不可无上為之比地不可无水為之比先
王建萬國親諸侯教萬國之民各親其諸侯以為之
比如地上之不可无水
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天下无人道之患莫大乎下不順
從莫大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孟子故曰人莫大焉无
親戚君臣上下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險中有陷曰習坎天機飛舞在此險中有順曰比萬國
治安在此險中有動曰屯滿盈雷雨在此險中有入
曰井盡人无渴在此險中有健曰需彌天慶雲在此
險中有說曰節四時不忒在此險中有止曰蹇泰山
四維在此險中有明曰既濟長夜晝旦在此
師田比驅總无安意肆志可弛儆備之時然師貞要終
比元原始師以律臧比以争孚師二如禹征苗湯征
葛武用介俱在師中比五如禹陟位湯建中武垂拱

俱履尊位故比言王惟五而師可以王惟二比三驅以簡下順之坤民欲萬國永有親輔之樂師三錫以懷上順之坤衆欲萬邦永无鋒鏑之憂比下三爻皆範王驅以相親而三以匪比為傷師上三爻皆承王命以令衆而上以用小人為亂匪人小人何在曰王之左右不可盡目為匪人而別无一君子然城社是憑狐鼠分多師之三比之上凡皆君側乘剛極險之爻也師三近銜王命而師上為應爻比上近握王章

而比三為應爻師上應三有援在內或衆得為政必矯命雄行比三應上有援在外如輔車相倚亦載胥及溺師上衆為政而煩有徒干戈滋大故曰必亂邦比三非所親而失其身千古遺恨故曰不亦傷

宋永亨曰易於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

小畜之上稱尚德无取說腹之力爭見其異於四履初

稱素不顯說乾之能事見其異於三

易筌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强暴是也

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朱氏定國曰君子大綱大節原无可議而言動之間少有滲漏小人即得以瑕摘之故檢點議論飭厲躬行正防奸之善物也　徐子曰一室盡男子而無一婦人其家必不成一軍皆擐甲而无一輜重其軍必立散故畜男必以女畜衆必以財畜陽必以陰也卦中曰雨曰血曰妻

曰富曰婦俱陰義俱畜陽義

䷙

九卦以履為首一菴唐氏曰人當下進為只從脚踝發軔此是學者第一步這處蹴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天下古今不少英雄俊傑昂首軒眉弘希玄覽只未得著實脚踝趨趨步步徒作一塲想像話頭現弄影相耳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明道先生十事劉子古者冠婚

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呂氏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

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當

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无别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履初素履二坦坦先是見得上下尊卑之定分有凛然不可一毫踰越者在故率循初分而履之為素恪安二位而履之為坦坦之道即有履剛和乾能事而殊不見其能此所以為說而應乎乾此所以為履虎尾

不咥人而亨三咥而凶只為犯一能字武人為于大君是聖人哀其志而取之三原不敢犯分只寧咥而凶之武人異於所謂履坦之幽人耳

中庸素位一章履初一爻可了崔仲凫曰隨分而止人之大美非分而求人之大惡

履道坦坦人但不安分便跬步无非荆棘

小畜巽風行天之上披拂成章故象文履兌澤在天之下高卑有等故象禮畜以陰制陽而受畜者三履以

陰履陽而被履者四剛應柔而其文著柔履剛而其
禮嚴文禮一原也章本清
夬上乘五剛之小人履三應五剛之武人履五亦為夬
決說不易入故貞剛果自遂故厲
畜上尚德德莫尊於乾上能尚而巽之故成載履初素
履乾原无可加飾初惟以素履之故往吉如畜四有
制乾之意便反目履三以和乾為能便咥剛柔大分
之不可易固如此

易筌乾為虎四乃其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

　履虎尾謂三來見履

孔子言求志孟子言尚志天下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易凡言志處志即士君子未見於為效天下之動之事也或乃曰爻以位為志如履三言志剛却補出才弱履四言志行又謂九雖剛而志柔似屬蛇足且聖人明言剛柔相易不可謂典要今說易者不知六爻相雜之有主而但以爻位之剛柔言當與不當止

執一爻以論爻而不通六爻以論爻是一爻之變未適也何以通之三百八十四爻乎哉

履道坦坦程子曰面前境路常須令寬狹隘使人難走

履上旋周中規折中矩視履履頭有絢目夬履履頭有硬尖

夬履貞厲三言未必中正然何莫而非五之良藥也君上而決此忠讜必日遠朋友而決此直諒必日踈

處眇跛而自以為能固凶然而視實不可忽於眇也履

實不可忽於跛也於眇无忽全明者固可知矣於跛无忽正行者固可知矣人以能自居則病而能无一之可廢則取人之道也此夬履所以為貞厲也

擬履三為秦政項籍誠不倫或曰其志在統攝諸剛而為之君亦且不止於將矣若然是為柔乘剛豈曰柔履剛是為逆而抗乎乾豈曰説而應乎乾是當為賊為亂何止為眇為跛象曰志剛明其志在應乾而和剛此豈斧鉞之誅詞也

夬履還是當夬還是不當夬若是當夬何以有貞厲之

戒履五固說之以道則說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視三

為匪道是以直如夬之決去耳不知三說止是眇跛

不是匪道眇一目小耳豈明匪其明不以道之視跛

足偏廢耳豈行匪其行不以道之履象言不足以有

明不足以與行因眇跛而輕忽為不足五所以夬五

所以為貞厲

履二與五正應五以純剛至健底性居於人上要他放

教和說平易極是難事故說一个坦字不足又將一

个坦字來添而特謂之履道

履臨相綜看履初素二幽臨初二皆咸第以說意上和

以說意上咸耳未開說口也開口而說在三履三見

能四愬五夬上考於三皆有裁而於剛說兩爻若默

為之應臨三有甘四至五知上敦於三皆弗入而於

剛說兩爻无弗受其臨以履三雜撰巽入上三爻皆

乾剛兼有斷制臨三雜撰坤順上三爻坤柔惟謹承

從耳

姤包魚與瓜遯畜臣妾否離祉觀生剥得輿夬遇雨壯

決藩泰包荒臨咸復无祇悔匪得數義而存之其於

處小人之道未有不失者

履四愬愬愬三而應初五夬三而貞二上旋三以下二

初皆以三位不當之故畜初復復至五上履上旋旋

至二初君子以同道為朋故如此

履不處以有二剛在下人舉步聯屬不絕曰履又藉足

必及地有所承藉而始得進曰履履三匪藉二初固

无以行進而說應上乾也

易筌視履者進步處時時著眼離視以為履者冥行耳

䷊

泰之上下交以五二君臣為主若四與初上與三截然

有君子小人之辨消長之分者

易筌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故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君子在内為主小人在外為客便是泰聖人豈不欲人盡君子无一小人顧君子小人相間世界凡有六十二純是君子若惟一乾純是小人亦若惟一坤耳

泰君子道長貞乾也前乎需訟受坎磨盪小畜履受巽兌磨盪後乎同人大有受離磨盪无妄大畜受艮震磨盪乾之兼體全用六子固如此又統三十六論之前乎泰一六後乎泰五六終之視始工夫若五倍然原始為君子易而要終為君子難又如此

朱氏定國曰泰內陽外陰以君心所存言理欲之分內健外順以君身所為言邪正之分內君子而外小人以君所用言賢奸之分

動陷止皆以貞健入麗說皆以明順內健體立外順用行求人心无泰不可得已求世道无泰不可得已

泰朋何亡合以尚五即不如娣袂之良之用心凡包荒馮河不遐遺非己之能而初與二之能故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或曰古之建官曰公孤公无私孤无

朋然觀元祐諸賢不和遂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
中韓曾不和遂為崇寧小人所乘紹興趙張不和遂
為賊檜所乘以是知泰二之言朋亡蓋以得尚中行
為朋亡如坤之言東北喪朋耳

泰河凡小人諛説奸邪讒諂之言一不察便足流禍如
千里之堤潰以蟻穴是以君子在有所必馮

泰三艱貞无咎大有初艱則无咎噬四利艱貞吉大畜
三利艱貞大壯上艱則吉明夷彖利艱貞艱難也根

也如物根也
堯已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謂帝乙始制王姬下嫁
之禮殊誤
帝乙歸妹五處上君位二處下臣位言君臣則堂階之
分猶嚴言帝妹則魚水之情至篤以祉從中而左右
四上為以以陰必從陽以順必承健以小人必事君
子以娣必尊君又如閽寺必統於冢宰宮中必監於
丞相自内自外无一人不禔之以福是為泰五之元

吉

君子之於小人通可同不可不惡不絕皆通義雖泰交通耳不同也通所以亨不同所以吉故泰之象曰小往大來吉亨朱子曰若論陰陽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須消盡盡去小人盡用君子方能成治

泰四翩翩疾飛貌又往來貌急于奉公朝夕不暇啓處不遑也不富忘其家計忘其身圖也初于三陽同類

一德一心以其彙也四于三陽非同類左之右之无之不見其可親以其隣也法度明章程一君子不煩告戒小人无不委心承聽輸志説從不戒以孚也不戒以孚小人輸誠以事君子于內勿恤其孚君子推誠以任小人于外惟泰交之三四有此

泰五歸妹五為震帝乙也二為兌妹也二曰尚五曰歸泰交之象也今解作帝女下嫁帝乙爻下添出一箇帝女已屬蛇足且二雖剛泰之臣也以五嫁二二為

夫五為婦五尚可南面而稱帝乙否

帝乙歸妹不是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禮或是帝乙始制歸后之禮娶妻必親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意古者天子亦親迎至帝乙始為歸春秋桓八年冬祭公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意唯天子得歸諸侯仍親迎春秋諸侯不親迎俱有刺譏政以明其僭耳

泰曰朋亡解曰君子維有解此為第一然坤言得朋蹇言朋來解亦言朋至斯孚慶歷中上與執政論朋黨事范希文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趙閱道為殿中侍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傳欽之事英宗一日奏事殿中英宗問

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敬納其言三言俱通易旨

䷋

泰時之小人在外方消之小人願交君子之小人通君子之小人否時之小人在内方長之小人不欲交君子之小人阻抑遏塞君子之小人小人只阻抑遏塞君子不使之通便是極惡大罪了其他嫉妬傾害更不須說

儉有作斂者易筌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養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非戒君子也

凡草茅初進之士陽剛之必為君子固无疑其質之陰柔者方其初進亦豈遽甘心為小人故否初猶以貞望之惟兩箇陰柔合并來則小人已成又添一箇合并來則全是小人道路別无君子道路可望行走也

人之為人抱陽負陰否内陰外陽便是匪人之象

剝以上一爻為乾之貞初二皆有蔑之象故凶否以外三爻皆為乾之貞非内三爻所利故曰不利君子貞君子自无不貞也

泰内乾三爻之為君子不待言否内坤三爻雖言小人但肯貞于從君子无不吉亨初无茹與彙之足拘蓋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分不是陽與剛必為君子而陰與柔必為小人也

易之分別君子小人于否泰見例大凡三箇陽剛正大之人合為一羣其為君子之道不問而知矣三箇陰柔私小之人合為一羣其為小人之道亦勿問而知矣

包承以承為包皮膜外包包蓋以蓋為包心術內包聖人以小人吉立包承公案吉其承開小人遷善之門小人其包醒君子鑒人之目

否初拔茅无以異于泰初小人之初人人君子也

傾否上之時當傾九之剛能傾傾謂倒而向下也
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這羣是亂不得底休否大人吉
休之義與忿疾憎惡反但有忿疾憎惡便是自稔亂
自速亡之道當否而有苞桑之繫全從休上植根休
天包之量惟天有休命惟大人有休否惟君子曰休
惟一个臣休休
薛文清言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凡陰肯厭陽便都是福之所止故泰五以歸妹言祉否

四以疇離言祉

大人否亨曰不亂羣君子不與小人爲羣乎曰有羣之時无亂之日且物以羣分人但知同之爲羣而不知分之爲羣也

位不當履三咥臨三甘睽三曳兌三來孚三鼓罷否三羞豫三盱噬三遇毒震三蘇蘇未三征晉四碩鼠萃四大吉豐四蔀小過四遇之大壯五喪羊以三言不當者十以四言不當者四以五言不當者一大抵兑

震二體為多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言動不當无一當矣若小人則不消做出别樣罪惡然後為不當但安處于内竊據高位恬然不動便要將一箇乾坤都闒殺了也

泰否分别君子小人王巖叟字彦霖大名人舉明經事宋哲宗言用人之際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又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无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

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无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最

不可不察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事神宗
哲宗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盡每以
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嘗言徽仲堯
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氷炭故開倖門延入
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世以
公為知言

否五其亡其亡合三剛君子教戒之繫于苞桑危安其
位亡保其存亂有其治也

張魏公浚入見宋高宗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曽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禄詭詐之跡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内外符合以信實其口人主于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天原其用心而已又曰臣觀否泰之理起決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

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
而起矣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
德正厥心于上臣知其將可以為泰矣異時天道悔
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云
朱子序潘義榮集天地之化包括无外運行无窮然其
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
往來闔闢升降浮沈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
不可一日而相无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常不正而柔者未常不邪剛者未常不大而柔者未常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于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

易筌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

泰否之初俱象拔茅因泥包匭菁茅包茅不入又大過之初藉用白茅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諸語自昔相沿俱以用人彙征竝進為說似與泰否初吉无干泰初之茅拔人對外三陰言否初之茅自拔就内三陰言泰之世萬物通矣然不虞為間不用則茅塞之乎諺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須是連根而拔又須是連類而拔治地而使土无不開由是治人而使人有可

用由是是為泰初首義二乃際天所覆為包極地所載為荒初拔茅如分畫而治之事二包荒如統均而治之事又恐襟帶包終不周壅決梗圮時作須用馮邇固不可泄遠尤不可忘須不遺坤朋可得可喪乾主在應首出須用亡至于三益不敢易視土宇之平治而謂无陂无復既艱又貞是為泰三爻乾道大來之作用否之世萬物不通矣然得无茅塞之患不在人在己不在身在心乎急須自雍其根又盡芟其類

以坤初氷霜之志自勵乃不失其貞而得亨是為否
初首義二當天地不交之中一味以地承天當上下
不交之中一味以下承上以臣惟知有君不敢不承
以婦惟知有夫不敢不承以小人惟知有君子不敢
不承這是小人吉底道路若以坤二直方大之道論
天施而後地生夫先而後婦從天氣不下降地氣自
須收斂而不上升夫男不下女婦女定須貞固而无
妄從男小大不竝立承則小而吉否乃大而亨出乎

小人入乎大人守得徹骨寒豈無撲鼻香是之謂亨三時位當閉塞之極无章可含惟有疾可藏汚可納垢可含辱可受曰包羞如此與初貞二否亦同凡皆君子路不則便如歐陽公責高若訥謂其不復知有人間羞恥事乃為徹底小人是為否三爻坤道小來之作用以乾坤陰陽分内外泰内皆君子否内皆小人聖人已為分別明白如何可混然小人回頭便是君子小人惟否非其否而不知有君子儉德之否大

人不亂羣之否遂卒為小人耳若知得小大惟人自取乾道坤道分量不論否泰一般可為君子遇泰則泰而有泰之吉亨遇否則否而有否之吉亨天地度量自寛聖賢門戶亦寛終不過為分别而忍棄一人于小人之歸也

否儉德儉約也節也制也初拔茅便是兜根厚自芟柞約己節己制己真工夫如此身世任他閉塞方寸却自開通此即大人否之根基故曰貞吉而首與其亨

孰為否初之茅曰无如榮禄葢富貴利達之毒入人心髓久矣榮禄根直截拔得又推類而无不盡此心更有何物可入若有一絲榮禄根未盡榮禄類未充或不自拔而為人拔根株終在終喚做茅塞萬物自通爾却自塞世道盡泰爾心獨否人自不察耳

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到否亨其大尤見故否二即係以大人既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開萬世小人出小入大克念作聖之門

陽長至五然後決陰長至二便遯陽不為陰用剛不為
柔用君子不為小人用夫主不為臣妾用中國不為
外藩用乃天地之常經冠履之定分古今之正義于
此无失方存劉得一箇君子住四曰好遯反乎好必
歹矣五曰嘉遯反乎嘉必慝矣上曰肥遯反乎肥必
瘠矣于君子宜何居聖賢每言无道則隱黙容舍藏
卷懷獨善皆遯義二陰君子小人二四分分已遯三
陰君子小人遂至相半于德且儉難敢不避禄即為

辱何禄可榮否五休亦畧如休官休致之為休連世
道責任也須放下君子非忍忘天下天下自不用君
子君子固无如之何矣在遯而嘉在否而休非純乎
天德全體乾剛恢乎有大度者不能若四陰成觀而
曰我生五陰成剥而曰得輿巽與止之德視之乾健
不逮故遯嘉否休亦若非其所優為耳
泰小往大來吉亨否大往小來爻曰大人吉大人否亨
可見君子之為君子進有泰之吉亨退有否之吉亨

否吉无異于泰吉否亨无異于泰亨而世或有以出處進退生二見亦不勝其自待之小矣

否彖明言大往小來二爾來為主之爻也既已名為小人何又以大人與之如乾二五革五以剛爻名大人然蹇上柔爻也亦名大人如訟蹇以剛卦稱大人然離萃升困巽皆柔卦也亦名大人至于坤二曰直方大坤三曰知光大臨五曰大君師上亦曰大君見大人分量人人具足人卒自安于小人耳

位正當如履五否五兑五中孚五以噬嗑例之噬五曰
得當渙五曰正位則有正而不當有當而不正又有
但得當不言位者正當係之位是就位言正言當如
比五隨五巽五曰位正中又就位言正言中正同而
當與中有別則當不可以混中中不可以混當不言
位但言中正如姤五井五又如訟五豫二晉二艮五
言中正加一以又不同言位曰正中既正又中不言
位曰中正中先于正中重于正履五兑五中孚五以

道非道之說混雜甚否五小人閉塞甚非正不足以消其邪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非如當門當關之爲當不足以當正與當不是馮虛形容得令人望之而若有儼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位正中中義渾成位正當當有力量此正當與正中之辨不言位則以德論矣

凡地上一日无人闢治必草荒如莨莠不去嘉穀必不可得而樹故泰否之初俱以拔茅爲第一義泰通一

通百通征正行也以正道行也泰初是无欲真脉一切染不得直頭正行无之不吉否不通須漸次為通其分量與泰初不同惟貞然後吉天下大務唯田與桑天下大患唯凍與餧泰三陽生長之卦屬春夏泰内乾若先男教二曰包荒三曰于食若棲畝被野朝饔夕飧使民无餧之事否三陰生長之卦屬秋冬否内坤若先女教五曰包桑四亦曰疇麻田為疇若以麻以桑可績可蠶使民无凍之事桑麻都是寒具耐

得寒守得暖耐得否守得泰此便是在否吉亨之義否中有巽為柔木即桑象象易聖人一字都是實象實義

否初拔而貞茅根都去了茅類都盡了尚須貞不貞始于拔中于承極于羞如王安石榮祿官爵都不入其心却附會周禮以利承君引用兇邪塞盡賢人君子之路天下人无不切齒怨惡猶傲然自賢自智跡其節槩寒于氷霜總不謂貞總是承羞一路人宋祚之

否卒以是人致小來之戒其嚴如此

楚辭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從容富貴以偷生乎又荃蕙化而為茅孟郊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此皆拔茅包羞可証之義象

承與羞是從古來小人一線氣脉只世間生出此等人便將賢人君子否塞盡便將世道否塞盡否之匪人總罪在小人之辭不利君子貞君子小人總不相能總不相為用之辭

凡尊君卑臣之世都是否世上有驕下无諂上有陵下无援秉道執義不少回狥便是皎然大人風範曰否亨隨否淺深俱斡旋出通路惜乎三代以下人臣俱不足以語此承意沾滯未盡可羞面目終在小人窠臼終跳不出否亨事業殆幾絶響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否亨大人第一義然則一无承乎曰坤承天蠱承德承以天與德何害于承若否之包承所包惟承萬分善承皆小人于己无失之

事于世道何賴以致否塞沈痼曾无通路便在此故
小人之吉便是君子之否便是世道之不幸有大人
者舉世承大人否決不亂于小人之羣天經賴以不
墜地維賴以不裂存劉得一箇君子卓立乾坤路住
便喚做否亨不是身否道亨亦不是惟否乃亨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弗為包承小人吉大人弗為
否是小人道長小人成羣之世于外君子中做得箇休
否大人猶易于内小人中做得箇否亨大人更難觀

五曰位正當二曰不亂羣便見位正當有四不亂羣
惟一從古難其人唐之狄文惠梁公似之
問君子否亨乎曰君子否貞否貞外君子一路分青理
白君子做得徹若置身小人羣中獨能不亂做得否
亨事業此非大人未易與也

易像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八

明 胡居仁 撰

䷌

同人于門武王門銘敬遇賔客貴賤无二

易筌二五同心同德物猶間之則知父子君臣間以間而離者多矣故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于小人而敵國為易

瞿氏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卦

竝无應乎坤應乎離應乎坎應乎震應乎巽應乎艮應乎兌而獨同人履曰應乎乾亦竝无坤行也離行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兌行也而獨同人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先天乾兌離震俱屬陽儀故惟離兌于乾可曰應乾亦惟同人震可曰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不曰乾六十四卦无一非乾之分體莫尊于乾而不言乾是為乾以君之之大義

䷍

大有初无交害不以有交五上自天祐之以五惟信是履惟順是思又惟賢是尚是以特有自天之祐亦初不以有為五之有无此初所以无咎而上所以為上吉

同人之初惟恐二專麗乎初以為同與之為出門之同大有之上惟恐五專麗乎上以為有祐之以自天之有自天凡頭上目下四旁方寸中盡皆天此之謂自

天彖言應乎天而時行亦自己所居天位之天五與
天應得來故上尊五如天以天祐五
晉稱王母離稱王公大有稱天子此尊戚親慈與出地
行天之別
比初言孚承地融液周遍之孚大有之初言交天曰交
初交中之交有孚盈缶比初地之邊下水之窪下或
如潮汐之水循環得轉或如泉源之水瀠潒得上原
原委委溪溪曲曲流衍洋溢无不周徧充滿斯謂之

盈无交害曰道交初謂之天首交中謂之天尾初原始可謂之首在下又可謂之尾凡曰行交道或自内而外或自外而内正當其交處則有陵揜之害而初不當内外之交故曰无交害惟三正當内外之交陰亢陽月揜日每在此春秋記日食之變或外藩侵中國或妾婦乘其夫或小人陵君子三有小人之道將雜撰兑毁以虧蔽體故曰小人弗克小人害

易詮六五爲卦主四陽在下无不應之矣上一陽在上

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祐五也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蓋陽在君上其象為天賢在君上其象為師傳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為尚賢蓋當大有之世羣心皆應未足為大羣心已集而又能尊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得箕子為師而後為大有故大傳以此為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

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為婦也

䷎

有所收斂向内不自滿亢曰謙有而不居曰謙功德在外不自高亢矜伐曰謙屈己下物曰謙貶己從人曰謙纂言艮山之高而在地下是貶抑其尊甘處物下坤地之卑而在山上是推遜卑者使居己上易傳以山降于地地藴夫山合言謙義亦此意

姚宗執秤誠云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存信去詐以公滅私无偏无黨君子似之今桉謙言平謙君子之衡也謙不要于君子之正即柔懦即小人即坎陷此謙初所以用涉大川

誠齋楊氏曰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

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勞而不伐不德
惟至厚者能之
謙言天道地道人到勞謙亦分明天地氣象
謙五不言謙而言侵伐或曰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已非
本旨或又改侵伐為征伐拘曲莫甚
謙四撝定指乎三之止故无不利豫三盱張目乎四之
動故悔
宋氏曰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

謙謂之悁忿之師近之坤為衆非主一之剛莫統豫
行師合坤衆有震雷之驚謙行師合坤衆有泰山之
安故皆利耳
謙三以功下人是為下際光明是為尊而光謙之四五
上又能下三是為卑而上行是為卑而不可踰
謝顯道良佐與伊川先生相别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
别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
何故曰仔細㸃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

箇罪過方有向進處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良
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
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
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謙五之利用侵伐謙上之利
用行師征邑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非盡去其滿
假之盈心與矜功炫能之勝心妒功嫉能之忮心惟
天下之賢人君子是下是後是歸是服謙義終有未

盡終不湊手故有當潛師掠境而侵有當聲罪致討
而伐有當以上伐下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征皆此

䷏

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雷天氣出地奮為
豫應天之象澤地形下天下為履配地之象又曰樂
者為同禮者為異雷地天地之交統同之象天澤天
地之判辨異之象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樂者敦
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豫悔震陽五

陰一陽一陽爲主樂由陽來之象履貞兑陰五陽一陰一陰爲主禮自陰作之象又曰樂至則无怨豫之刑罰清之象禮至則不爭履之民志定之象禮先樂後故履先豫後

介于石不終日朱氏定國曰人心之天養之以靜則明累之以欲則昏是以心无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也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以下交上无卑屈心以上交下无

汚慢心夫是之謂順動順動順天理之動也夫子以是言幾則知周子幾善惡非穩當語朱子為圖以釋之謂幾之正出者為善幾之旁出者為惡更未穩書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猶言萬感萬應无動而弗微也非幾乃是惡故曰爾毋以釗冒貢于非幾豫五貞疾與介石同義復雷主初正出入无疾豫雷主四不正出恐不能无迅疾恒不死猶言恒不殺二中正介之于下五中貞之于上以貞故恒化疾為和反

乘為應隨地奮出无非生幾震動非暫无疾而不死
乃常无疾而不死象謂刑清民服傳言神武不殺朱
子曰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皆此
家語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豫與復其所謂吐
納雷霆者歟
豫象之大者不害于物又借為樂則作樂薦帝之義借
為先則擊柝待暴之義
䷏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唐一菴曰造化機微出入有度宴以休其應息以存其動莫呈寤先則莫考寐後不收寐功則不致寤效

雷澤歸妹澤雷隨澤之于雷必歸必隨陰從陽静根動之義也

同人于門初欲二盡同乎以上之四剛隨初出門初欲二以應隨五三以近隨四又欲二三與上合隨以君五同人出門凡同皆君子矣隨出門凡隨皆君子矣

門內之同之隨父子惟文周夫婦惟任以兄弟惟二

程二陸諸先生

門外有剛健之君子同人之初不出與同于同人乎何有門外有剛說之君子隨初不出與交何隨之有

隨五孚于嘉二係子三係夫上係君凡柔必以剛為係惟剛所下皆可嘉二更專于門內小子之從而弗兼與門外丈夫之事令他日震出有功之子光顯得兑說丈夫之門戶尤可嘉五位正中合以成孚柔无遺

善剛不待言故吉

隨二曰係小子三曰失小子二三皆震出長人之體也

止為澤中之藏便如止為門內之婦又震先艮後相

反不為震出之長子便是艮止之小子故以為戒隨

五孚于嘉剛中說體出震長世聲音顔色悉足以來

天下之善以天下之善為善惟人之善是隨而不自

有其善蓋與革五虎變事業同革五從烈火千煅百

煉鑄成隨五從迅雷夜半一聲迸透

王用亨于岐山天下无不南征之賢人王用亨于西山天下无不西歸之民心人君為天下之歸往舍二端之外无之矣

嚮晦入宴息陳圖南先生示金礪詩常人无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以為息魂離形不動覺來无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人諦聽其息聲則以筆墨烏塗于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曰彼

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

王子植曰真息即是真心若呼吸出入之息乃息之末流耳

彬甫曰自古无不同之聖而有不同之時聖人者時之主也天地將闢必有人以開其先天地將閉必有人以禪其後謂人不能違時而一聽其權于代謝密移之運此庸衆人之所籍口不為聖人説也聖人无論時可為與不可為而无不引之為己任隨時之義之

大隨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取此

西山用亨與嚮晦宴息亦一義如春秋之不為唐虞時也即春秋而為唐虞則夫子隨時之亨與息也

李仲魯曰衡石之為天下貴以其善隨昂隨重不任受德低隨輕不任受怨褒隨多不任受盈益隨寡不任受縮若衡石自避于多寡輕重之外何物之程是為隨初官有渝之大旨

䷸

禮亨執籩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此蠱初之所謂有子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于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此蠱初之所謂意承考從乾父坤母論六爻皆子從上要終而止論五爻皆子有子之分量獨在初初巽主能直要上止也

蠱之取象于幹父幹母欲人知有子道隨之取象于係子係夫恐人淪為婦道先天巽位西南後天坤來居之一擔坤母之責任在巽先天艮位西北後天乾來居之一擔乾父之責任在艮艮任乾于上巽任坤于下乾上坤下則否是為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俱幹乾坤之事于蠱見例蠱元亨而天下治有乾元用九而天下治分量以巽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巽坤柔之所由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兼得乾坤二元又

能先後而為六日之甲也

蠱二不可貞以幹母自貞何能出震以起止之敝隨五亨西山以失地為拘何能善動以亨五之業此蠱期于幹惟要上止而隨期于時惟主初動

隨各二三兩柔內係而失其所動有以渝二三之係便為隨時之善動蠱各四五兩柔苟安而失其所止有以飭四五之止便為涉大川先後甲之有事隨戒初不出門震動之男欲其長世蠱尊上之高尚艮老為

乾子考即父成功不退又非所以厚終也

䷒

巽兌陰卦坤純陰合為臨觀見于上經尊二陽爻為主也臨以下人為德觀以則于人為道臨懼消以下體兌觀尚生以上體巽兌乃正秋巽則東南耳下人是何等虛懷二陽合并不啻有天地大生廣生之盛德至于八月則忽變為秋氣之肅殺安得无凶

臨曰剛浸而長言澤之浸長遯曰浸而長言山之浸長

兌本柔卦故以剛爻言浸長艮本剛卦故以柔爻言
浸長剛浸長而曰八月有凶剛長不專貴其浸也柔
浸長而曰小利貞柔長猶取其浸矣象易聖人下二
浸字自别陰符說天地之道浸便謬
月令八月水始涸地澤臨秋澤也八月之水也長以積
漸消以倏忽是為八月有凶是為消不久
復剛長有雷震之迅臨剛浸而長便如巨浸大澤之水
殊未易頓長此皆是實理實象

甘臨无攸利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君子不以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

長育之以累年摧殘之以一旦積漸之以累年消涸之以一旦至使滿腔春生之意條忽變為秋殺之氣臨之大亨以正之天道奚宜如是易蓋以浸長為難而驟消為戒示教思容保之君子知所從事故曰至于

八月有凶耳八豈例為凶月哉

臨彖消不久以兌陰遇坤升上消不富以巽陰遇坤泰

小人道消以坤處乾外否君子道消以乾處坤外至

于剝之消息在順而能止豐之消息在動不過中時

刻俱在眼前竝不須向外摸索

復一剛反滿局都是陽生之氣臨二剛浸長滿局都是

陰消之氣震一剛為主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兌二剛

為主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

復剛曰反曰長艮震皆剛卦以艮反震言反以震長子

足以長五陰言長臨剛曰浸長兌柔卦以爻言剛言

浸長復以剛卦言反與長反猶反手長无積漸臨以

剛爻言浸長自復至臨浸以一月二剛方長得成浸

長成兌乃八月月卦之體積漸成浸長之剛倏忽成

頓消之體如為震之生出甚難為兌之收入甚易善

端之充長甚難消亡甚易賢人君子之培養甚難摧

折甚易教思容保之念引長之甚難斷絕之甚易不

令人喜不令人怒為皡皡之臨甚難市私恩狗小惠為驩虞之臨甚易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故曰消不久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或以没其柔字見聖人抑陰之意艮是然震剛浸長為兌是剛長為柔反若以長得消故以有凶示戒巽柔浸長為艮是柔長為剛有長而不失其正之義故以小利貞示教震坎艮三剛周流坤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剛巽離兌三柔周流乾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為柔既无長象寧有

浸義惟震長一剛爲兌巽長一柔爲艮剛柔相易若
從中積久漸漬得來故皆曰浸至于兌剛一長則爲
乾聖人于夬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艮柔一長則
爲坤聖人于剥曰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夬欲以乾
終剥期于順止夬審所尚剥本天行皆聖人繫易之
精意
遯之浸而長者柔曰小利貞柔浸不失巽順之意且是
浸成剛止故以貞示利臨之浸而長者剛曰消不久

剛浸非復震迅之義反欲浸成柔説故以消戒凶

䷓

樂記孰亨而祀非違禮也得觀盥不薦之義

省方觀民設教安城劉氏曰學惟无量故不厭教惟无方故不倦誠密修顯証登此身于无已之途隨方設教嘿載斯人于康莊之上印之大道似更渾成若昭昭然揭日而行懸鵠而射提單詞為宗驅天下從之則茫茫宇宙又若占一蹊徑而逐塊之士即法成魔

者不盡无也夫風行地上執方則入而神无方者風
也如劉氏言深得觀民設教之旨
小人无咎君子何可以小人自安闚觀女貞丈夫何可
以女貞自處蘇氏曰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為
事初童而未仕者也急于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
成者為无咎二譬之女利貞而不利行如不待禮而
闚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初六童觀潛谷鄧氏曰初柔在下遯于上德高下懸而

莫之能觀也惟田爾田亦宅爾宅出作入息渴飲饑食明王之道何知焉是固民之質也小人道也二處中閨言不出梱行不踰閾惟壹政肅祇于外事何知焉是固王化之基也禮流視曰淫闚觀其有淫乎貞已上以其道為帝王師為天下師王躬君子王朝君子風于比屋君子无咎矣若猶未也后弗堯舜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若撻之市予過予謫志能平乎大人无己通天下為己即觀人觀己也可以為觀矣

小畜初二從風而有君子之復觀初二從風而止為无
咎之民利貞之女剛柔巽質若此
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箇風如小畜中孚之五俱曰有
孚攣如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益五曰有孚惠心渙
五曰渙汗其大號漸五曰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觀
五曰觀我生凡皆如程子所謂化天下只是一箇風
風如是則靡然无不向也
易筌觀卦一爻勝于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別又曰觀

以四陰而逼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為天下所仰翻作一段絶好境界其扶陽抑陰往往如此

䷔

噬嗑足目俱到之學足到而目不到不合目到而足不到不合

噬嗑明罰勅法豊折獄致刑俱以震為主刑罰皆以生人耳豈以戕人之生乎哉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小善

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
身者小惡之積也
噬腊肉遇毒王肅注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避其
難
噬嗑食也又噬市也嗑合也然則所云膚腊胏肉非日
中纎臓之市利人所日厭而不足者乎此而不噬不
嗑非以謀身而矧于天下乃有漁商人毫末之利開
人主侈大之心如安石之于宋其流禍至今未已也

可勝歎哉

賁中之坎得位噬中之坎不得位諸家謂噬四為間亦是或曰噬賁豐旅皆陰陽之間故皆以用獄言之

噬嗑動而明則亨動稍不明謗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噬初方滅趾噬上遂滅耳者此

噬嗑亨利用獄只當下一步不敢妄動將小罪小惡根芽盡情精讞勿使遺漏直是快刀利斧必斷必絕方稱利用妙手

龍門子厚味腊毒噬嗑遇毒亦實象

易像鈔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易像鈔卷九

明 胡居仁 撰

䷕

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竝无剛為質柔為文之說而紛紛未已即一相沿之腐說猶然奚怪成心之難化也

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噬反為賁不曰剛柔分而曰分剛亦柔中為主之義聖人貴得中之爻如此

无敢折獄非不折獄只存无敢之心耳與弗敢成之敢
同
與上興二麗三三震起至上而止便是興之義又與陵
義相關
白責无咎陽明先生曰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
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
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今欲抹之惟有鞭辟近裏刪
削繁文返樸還淳是對症之藥

噬嗑賁倒體賁初火性遇止在前不上炎而能下便能受上之止所以為義弗乘噬上火性處動之上不克下而炎上何以合下之動所以為極惡大罪噬初宜動而不動何以合明便為小惡賁上宜止而終止文明有止便為得志爻象分明如此而或不勝異說之支離謂何

䷖

剝不利有攸往龜山先生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况于人乎然君子之
尚消息盈虛无時不然獨于剝言之蓋君子小人之
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
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况施于事
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至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
剝言牀孫聞斯曰剝變定自人之所安處始故曰危者
安其位君子安而不忘危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牀安身之几君民一體君子小人亦原一體安則俱安
君之所恃以安者民巽牀君巽民君自巽其所安也
小人之所恃以安者君子剝牀小人剝君子小人亦
自剝其所安也然巽牀而曰在牀下无隱不悉无微
不體既設身以處之又抑身以下之剝牀而曰以足
以辨以膚不惟使君子无安身之地且欲使君子无
容身措足之地无完身自全之地君子小人用心之
不同如此乃小人有剝君子惟止小人自剝廬君子

自得輿容如地屹如山剝之厚下安宅之心不啻巽在牀下之心歷萬年不移也此所以為君子蘇氏曰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蔑貞絶滅无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

剝初曰滅下下剝之民即指初剝二曰未有與與乃其同類中之可與者如三如五

剝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凡男子女媵多皆剝道何

必天子此贊易聖人之微意與深戒又剝自姤始故
取象貫魚章本清曰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鄭康成註為當夕之說每十五夕而
一周鄙悖謬妄于是為極或者天子統六官后統六
宮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官而莫非天子之所統
合庭臣之內職不外乎六宮而莫非后之所統即後

世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後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内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為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妾媵而後可也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

女為古帝王定制其不可明甚書有不邇聲色之訓中庸有去讒遠色之言聖人于色荒唯恐防之不早乃于昏義以此垂訓萬世吾不信也

剝上碩果不食范忠宣公繳奏歐陽修朋黨論疏小人无朋惟君子則有之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為唯空國无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聖人嘗以剝之无咎許三以宮人

寵許五而要終則斷以為不可用君子小人之辨其

嚴如此

緇衣小人毒其正小人視君子如仇讐常有禍之之心

始于剝牀終于剝廬其毒正為何如

膚崔憬謂薦席也若謂體膚之膚則不止切近而已

䷗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六一合五二合四三合皆七二休

三頻四獨五敦皆反皆來上迷直前无反終止于六

不來為七非復義矣故凶震二既二皆七日得得以

二五之合至于八月有凶震陽長之卦兌陰消之卦

八月之象即兌即四陰皆是

復其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一箇物裏面都有一箇天地

之心人自迷而不見耳

出入无疾後漢郎顗上書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

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

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

至日閉關月令章句云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

劉子翬字彦冲學者稱屏山先生崇安人嘗言吾于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因作復齋銘曰學易者必有門户復卦易之門户也入室者當自户始學易者當自復始

休復之吉以下仁薛君采曰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復初曰仁剝上曰果凡果必具一仁一仁會生萬果无

復初之仁而欲碩剥上之果无剥上之果而欲下復
初之仁天地從來无此造化
陽以進為復陰便當以退為復此王氏說如二乘初有
以下乎初而无敢上乎初俾進在初退在已便象休
復三陽二一層退不勇便象頻復四初應爻象獨復
五居順中象敦復上无退步初何由進便象迷復
復六四曰獨復復惟一剛人能有之以為獨也小畜九
二曰牽復上下合應有五剛也是為君子之用心

復小而辨于物此是坤道静翕主人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此是乾道動直主人

人知復以一陽震發五陰不知復以五陰翕聚一陽所謂復以自知者此顔之如愚亦以此

復君子之事而上迷為小人剝小人之事而三之為君子小人中之君子許之无咎君子中之小人曰凶有災眚曰大敗曰十年不克征戒之至矣

復上迷總以遠初用行師終有大敗以應三非長子五

主坤中為國君上不能以以乃反厚歸薄故凶上四

合為十年亦終不能如四之從初故曰至于十年不

克征頤三十年勿用三合上初為十年言初上皆不

為用屯二十年乃字五二合成十或四初既合加五

來亦是十

屯六二頤六三復上六皆以十年為象二四六八十皆

地數而十則終數屯二字二雷五雨陰陽終應也頤

三勿用三動上止陰陽終不應也復上不克征上終

迷无以下初也若同人三之三歲不興三不足以敵
五也坎上之三歲不得上乘五亦如三之乘二也漸
婦之三歲不孕巽從初子之言不敢或乘乎三夫也
既三之三年克之末四之三年有賞大國大陽水陰
南北定位又貞勝之道也
人不到見天地之心總謂之迷孔子四十不惑言能不
迷耳
屯小貞吉賁小利有攸往坎求小得遯小利貞睽小事

吉旅小亨巽小亨小過可小事既濟亨小稱名小取類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義不專以陽大陰小爲小也如云復小而辨于物復義自是大不得大則物不能辨矣

復亨以剛反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卦有下動上順之象動而不順行將无動不成疾動以順行時雖方在地中或發聲而出或收聲而入无非生機震動生意流行何疾之有吉凶悔吝俱生乎動有動主无順朋

朋无助順主有妄動將无動不成咎動以順行以動
召順順輔動而不孤動以順而善補何咎之有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人有動易于向前難于却後遇阻多
跲遇順多傾惟天行至健惟自強不息終日乾乾之
君子為能反復俱以天行復所稱反主惟一剛耳五
柔或以坤黑終迷有一无反如疾尚錮不稱反復或
以用六自晝不來為七咎且旋生不稱來復初反而
五與俱反无一柔不以剛反為道是為反復其道三

四之合二五之合一六原始要終之合无日不七无日不來而成復是為七日來復如是者動以順行即終日乾乾反復道之天行復道原是乾道故反復來復皆曰天行

迷復不是迷而不復亦不是暫復旋迷迷其為復如齊王不忍觳觫之心豈其不復只喚做迷知有牛不知有羊知有禽獸不知有百姓故曰凶有災眚甚且興兵搆怨以求大欲无異于以鄒敵楚故曰用行師終

有大敗語之反本發政施仁則謂惛不能進僅欲嘗
試而齊卒不治故曰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是復不知是迷知即不迷故
不可以仁知之見同于百姓之不知而謂君子之道
鮮
復剛反乾為木果艮為果蓏震為反生剛反以倒體則
艮剛反生以全體則乾剛反生乾動直震動反雷在
地中如乾艮之果下種地中雖若方萌方芽實則至

翕至聚至收至斂精神專一向裏畧无一毫外透故
曰復以自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而後知知而後
不行无貴自知矣復之自知知在幾先不在幾後知
從內精不從外瑩如鑑照物物无遁形猶為外知復
乃神鑑內朗透裏光明洞燭畧有塵滓不容自昧令
不善沾不得土落不得根何由得行夫是之謂剛反
夫是之謂自知初之所謂不遠復者此

乾三反復道屯二反常復象反復其道蹇大象反身蹇三來反歸妹三反歸這反非全乾至健與震艮二剛俱未易幾鄒爾瞻曰復亨曰剛反人心之虛屬陽陽必剛剛為果決為直遂不反則神不入神不入滔滔東注何虛之與有反則專而翕專而翕所謂不遠復休復敦復獨復與先王之不省方皆剛反義也

復四中行獨復四初正應一線不移中行由地中自有之動以成順不緣初以能自出頭故為獨復五自考

亦能不為初以者自初言一動能以五順行自五順
言曾非分初之動以為動故能各自出頭不為動以
上迷反欲以初則反順而成逆矣故凶
復小而辨于物孫思邈曰心為君君尚恭故曰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初不遠猶言不離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須臾不敢離遠便是首得復小之
義
不遠復復本體不遠工夫如初之力量能到須臾不離

復體地分无祇悔如顔子不遷不貳不遷庶幾中節不貳庶幾无過故不適于悔之途而稱元吉

剝三之失上下復四中行合上下凡來皆朋上之征亦在其中然自到頭无迷患故稱獨復

剝上得輿能使下五陰皆為其民復初不遠更合上五陰皆為其朋剝要終上止復原始下動上下所處不同乃其為天地之心則一耳

剝固復夬亦姤剝而復之初君子即有修身之思唯恐

其有不善之萌夬而姤之初小人即有蹢躅之孚唯
恐其无鑄隙之乘復五敦君子所以終為君子而无
如迷者之不悟姤五隕小人所以卒為小人而亦无
如角者之不入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其所就之不同如此
不遠復遠于願切離也違而去之也人所以遠復惟有不
善而不知知而復行其于自知復體便跬步千里顏
子有不善而常知其于不善當下覺當下消不到為

不善所蔽離去自知復體故曰不遠復若云失之未遠而復之則已進于悔之塗矣安得謂之无祇悔而元吉乎

不遠復不消論到行不善地頭但有不善便都蔽昧我不得昏翳我不得常如大明中天寸雲无點常知不善自无不善連爲善字樣也不消論到二以下都以行證知休與拙反如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二日用平常竝不作僞惟有作德日休復二休從從

容容地做工夫三頻急急忙忙地做工夫此二與三之辨四正應初不單是行行必以中且又能自出頭曰獨復五培養深厚工夫綿密曰敦復初不遠復常知不善便所知是善所謂明善明此所謂擇中庸而得一善得此自休至敦總亦不遠工夫但有生熟深淺不同上于不善不消到全不知只不常知則知之時少不知之時多斯謂之迷用行師也欲去惡也欲討罪只知不透徹便行不端的善惡混淆便著數舛

錯故曰終有大敗至于以其國君一步事業更藉重常知不善之人方始來得乾知大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復知不善一人定國萬民是若纔遠已迷若迷終遠如以迷導迷何以正國故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能知不善非常知不善尚有復行之患不知不善不善坑塹與其身相為終始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是如此初故蔑而上惟得剝果所以碩上終迷而初无遠復身

所以修

彖繫朋惟坤復二卦坤得喪兩利復惟來非斯人之徒而他有所與方寸地亦淤塞者耳剝曰見天地之心復猶諺所謂回往心剝有變復惟反此之謂回往心人有是心能出能入可出可入起震歷乾自巽要坤全體生生何疾之有人有是心不孤立必有朋己能來人亦來何咎之有

復剛反此人人方萌之果核六爻便是六樣有事于復

工夫不遠復无祇悔近求諸身須臾不離不適于悔无之不貞此幾于性安一路故元吉休止息也休復如果核既已下地一下便定畧无些子震撼移動故吉頻急也連也頻復連二初為一體持之以危危以為安故无咎中行猶言中路在上下之交則兩岐路居五陰之中則四义路行之于可東可西可南可北之中畧无一迷一直應初曰獨復五又順體之中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必要于成故无悔惟上為迷原始

无以應初要終遂无定主如木再植其根且傷刳其眩惑无主遷徙不定故用師不得止是貪兵忿兵竝无義兵也以國君不得止是狗君逢君竝不能正君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動步便舛舉足便錯盡天一地十之數滿盤皆虛也復幾方動未動其動甚微故自昔先王必以動而无動極其閉關為義而況後人商旅行羣動作后省方不居方萌芽一折无物能生君道一反无復主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復上之迷之

謂矣

剝爛復反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行有不得皆反求諸

己幾乎復矣而爛義如未入手反義猶屬影響試看

上以厚下安宅象辭下有剝上惟厚下逾剝上逾厚

稍推開稍隅礙出乎厚必入乎薄這便喚做臭惡嘴

臉歪賤骨頭齷齪肚腸須用腐化盡方是爛如顔子

一日克復克是爛字入手復乃反字得力也

復曰朋來豫亦曰朋朋盍簪剝曰民所載謙亦曰萬民服

復豫之于五陰皆曰朋震剛原始合坤動順二德宜
相取相下宜交修並進謙剝之于五陰皆曰民艮剛
要終合坤止為君順為民自當分剛柔辨上下定民
志然君民一體相須民分良不薄于朋誼也
大凡人從軀殼起念不從天地之心流迸出萌茁出都
喚是迷復
論一歲之運陰陽各分六位七則更生自子至午往為
姤自午至子來為復往姤不言來復言之往姤半體

之成來復全體之生文王約月為日日就月將日邁
月征一月有一月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功反得身轉
便以日易月无日不來庶幾真見天地之心耳後人
有云士過三日即當刮目相待亦庶幾七日之復旨
乾所以為至健惟其能主乎坤坤所以為至順惟其能
承乎乾動而以順行這至微動幾合至順坤體為行
置之出入反覆之衝而畧无毫髮可以改置變移得
真是動而无動所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只

有這些子宇宙之所以闔闢天地之所以施生亦只
這些子為關這關容不得商旅馳騖故閉之而不許
行亦容不得后逐向外方做察察之明去故閉之而
不許省閉關與洗心退藏于密同義心密聖人時時
退時時藏復關先王日日至日日閉
人所以迷大關不出兩件一是功利淪人心髓做了千
萬年不起錮疾如以國君等事是一關一是全副精
神明于責人而獨昏于恕己是以求人不勝苛察如

用行師等事是一關這關全然閉塞得便喚做自知
畧有鏬縫走透便喚做迷人
復四曰獨即復即獨真如一夫當關商旅也行不得后
也省方不得精神既是專一工夫畧无滲漏曽思慎
獨義旨亦似從此體貼出
象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而震居四震帝
所自出太極陽生之所自始天下之動之所自始先
王之所以動而世為天下道惟此君子慎動惟此人

无坎德无歸處无巽德无入處无震德更无動處出
處七卦皆本先王言後王亦未易承當耳
復不省方篤恭天下平修己安百姓大畏民志不親反
仁不答反敬不治反知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惟省其
在己非方其在人觀省方觀民設教民各有方隨方
為觀教各有方隨方為設又別是一省法復不省方
觀省方姤誥四方風散雷動體本不同且觀行于地
姤下于天與復在地中義更別耳

君子以剝為宅而安止如泰山先王以復為關而閉塞
如厚地剝宅安天下无不碩之果矣復關閉天下无
終迷之目矣

䷗

復動以地无妄動以天動以地曰有不善動以天曰其
匪正義理无窮工夫无窮從此悟入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
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

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

雷之發聲衆物皆應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耕穫菑畬不是仍有妄種未消只如為善得福便是耕穫便是菑畬了但為善禍福一聽之天福亦不喜禍亦不懼何耕穫菑畬之有是爲无妄之正

或解无妄之三行人得牛指上邑人之災指初上曰行

有青无攸利未見其為得牛初曰无妄往吉往則未見其為邑人吉又未見其有災其于上下文俱似不一顧也

趙氏曰知易莫如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全是无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易言天命无不正其匪正有眚人以病目視之若有匪正是匪正生于有眚人之為耳天命曾何不正之有如无妄之災而无牛无妄之疾而藥斯謂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素問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巳也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旨矣

惠迪未必吉而反凶作善未必祥而反殃皆无妄之災

之疾若從逆未必凶而反吉作不善未必殃而反祥

此乃小人僥倖之為原不在正命中數算君子不道

不耕穫透過功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

透過生死關初往吉三關俱不待言象故明得志

不耕穫象曰未富章本清曰未嘗有欲富之心也以未

富而往以柔中往應剛中何往不利陰爻中虚即未
富之象
吳草廬解无妄之疾曰九五剛健中正可謂无妄矣而
下有應故曰疾疾者以外物之應能為内心之病也
夫聖人明言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矣而可反以應為
疾乎
无妄天之命若无妄之疾无妄之災而稍可以弗順是
天又有妄命矣豈所以為天哉

无妄之藥不可試邵子詩有命更危亦不死无命極醫亦无效惟將以命聽于天此外誰能閑計較又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當門定脚是為勿藥之喜初非謂勿藥自愈而有喜

三曰无妄之災五曰无妄之疾動而自止健弗為應便象災健而履止動弗為應便象疾故三明言止為災而動為得五之勿藥有喜則已在止外而與正動自應也

无妄之藥或曰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效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症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茲亦所謂无妄之藥不可試之一端

䷙

艮之畜乾大以正之君子之用心巽之畜乾制之而已終不脫小人之體質此所以有大小之辨

小畜之初自復大畜之初利已于勇于受人之中而晢

知人之鑒毫髮不爽此所以為君子

利有攸往上合志初遇四自已二遇五自說四五皆非

初二合志之人也君子小人之辨其分明如此其嚴

如此世有以君子自命而不免上合小人以利往茲

其所以卒于失身而莫救以死乎

陸績認豶豕之牙為豕牙亦遂以童牛之牿當作角犢

角繭栗非傷人者其穿鑿不倫一至此

後世人臣有能以其身為畜上之天衢凡登進皆剛健之賢无賢不為登進之四通八達惟賢人利往如是而道不大行者无之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自古以養道善成天下之賢只有此二局即為童牛而无牿即為豶豕而无牙恐不免仍有所忮懻媢嫉觸齧而傷之者在小畜之上止于雨處大畜之上究于大行此卦體剛柔大小之辨

䷙

頤主上成之者初上初兩剛即口實之義象
山下有雷頤下頤如雷欲動上頤常如一座山壓止其
上更開口不得言語有不慎飲食有不節者无之
頤三民也即賢非上所養矧其拂貞不得為賢我高皇
帝與儒臣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
則國无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
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然則靈龜者固
自求之靈明亦知人之哲鑒也舍靈龜无以知初矣

惡能養初以及萬民哉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言語不慎以口而生罪過飲食不節以口而生疾病雷聲于震蟄于乾坎艮艮東北冬而未春之交也山下有雷陽氣之緘藏者方密故為慎為節而為頤若如冬雷動成災沴矣夫豈得為頤乎

䷛

大過棟橈棟以三四為象三上應爻上以弱三剛无所于寄四初應爻初以弱四剛无所于附象撓獨立遯

世或曰上一柔在四剛之上獨立之象初一柔在四剛之下遯世之象或曰四剛自固于中上不能乘初不能消之象

觀大過大壯二象便知大當有以載乎小亦當有以下乎小

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為屋村寧折終不曲撓若榆性則懦軟久无不曲

大過之二以巽體生體老為夫大過之五以兑體殺體

老為婦老婦種子是殺根得其士夫士少壯之稱君
子可媚以君子為夫小人可媚又以小人為夫茲孔
孟之所謂閹然媚世之鄉愿深惡而痛絶之者
四剛二柔之卦共十五宜皆大過而惟澤風為大過四
柔二剛之卦共十五宜皆小過而惟雷山為小過大
過四剛居中而居外者名中孚小過四柔居外而居
中者名頤二剛原始要終足以育養四柔為頤居中
則失位不中故就小言過二柔居中以從剛大為孚

其原始要終亦以中四剛為主故就大言過聖人剛
柔之辨其嚴如此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過之時
大矣哉大過之事便是大事若小事將不成其大矣
學齋云大過本末弱也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
于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
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大過巽下兌上四陽畫積于
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
易筌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可生故二五皆以枯楊為象

䷜

習坎見其為原泉為流水水不流喚做死水鳥不飛喚
做死鳥人不習亦俱喚做死人人自不省耳
鳥數飛為習便見不可已亦政自已不得此六十四卦
外又文王一字之易而魯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
俱此
地險山川丘陵唐張喬山川心地内一念即千里
麗以中為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故曰黄離元吉得中

道坎曰水流而不盈水須上下通流故初入窞即不流既曰失道上有係與寘即不流亦曰失道

坎二求小得陷不在大失嘗在小如之何勿求

坎二曰未出中未濟小狐汔濟亦曰未出中二剛中不為險中猶凜凜惟危若未出于險中然坎五則中而位乎天位矣不盈以科則當盈以流水之體則原不可盈祇平原來是平而要于平虞廷所謂道心所謂中不過不盈祇平而已象曰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

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二求小五未大總是乾體自强不息一脉坎中未大要于乾震主未光要于艮此通八為一脉絡

坎大象曰常德行爻曰祇既平不常不平便无之非險先天不待習後天必有習重卦皆後天文王于坎獨加一習坎天一所生之始惟坎為陷故惟坎名習也坤二言不習何曰直方大坤二之動動與天合何必習何待習坤二變坎動而成陷何能不習何可不習水

流相仍而来不已曰習坎鳥數飛為習人服行所傳
之業熟復不已為習惟坎自有習象惟坎亦自不能
无習功如既為鳥不飛不得不數飛不得
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與洊雷隨風兼山麗澤名卦
之義已別至于稱健不稱乾言明不言火坎上獨加
習尤俱有意義
習坎有孚剛中實孚象也然有无孚者矣无孚便喚做
小人行險僥倖如初之入三之枕上之係與寘有孚

便喚做君子居易俟命如二之有得五之既平四之

自牖孚乃脉絡聯屬通貫故維而心亨行而有尚无

孚非斷流即絶港維于何有行俱不得

統八純卦而言惟坎名習以下陷就坎六爻而言惟初

名習以下之又下陷之又陷

坎有險天險地險王公守國之險俱有之于二求小得

泉竇只涓涓涓涓不已流為江河故得象明未出中

即險中即剛中既小得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

後為流水也

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性習之分亦先後天之判也習曰相遠得則天險不可升失則入于坎窞是以君子必慎其所習

離四雖剛爻是一團浮燥紛擾陰火用事坎四雖柔爻是一泓收歛寧靜陽水用事所以吉凶霄壤不同

坎五猶象不盈四柔之科坎未易孚也凡人心術隱微中只畧有絲毫險意未化科終不盈盈科則成章矣

斐然成章聖人以為吾黨不成章非吾黨矣衹既平
一瀉千里一碧萬頃是海二五剛中是瀾四柔是未
易盈之科
不盈衹平許氏曰人行到憂患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
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如舜事瞽瞍到底豫時
是坑坎纔滿然後流得出
習從羽從白羽水音白水色是為即坎即習以羽白言
无習功亦便无坎德如鳥去兩羽如何飛得動如没

溺汚濁泥中過活何時有潔白日子

坎上加一習習即坎故以坎名習坎即習故以習名坎魯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孔子之言習猶文王之言習也坎陷也習亦陷也習于善主陷者也習于不善為陷者也謂習坎為習于坎猶二之

坎陷也以陷象言四柔二剛者也二剛陷于四柔之中者也以陷義言四柔為陷者也二剛主陷者也四柔為陷如層城重壘如金城鐵壘二剛主陷如摧鋒

陷陣深入城壘之中掃蕩廓清城无留堅壘无留固

大凡形生以後理墮氣質之中人有如是之陷象人

有如是之陷義故坎言心俗言心坎又言人心險于

山川皆此

坎五祇平萬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

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泠萬古常寂堯舜

添不得絲毫桀紂減不得絲毫捲祇平乾象所謂雲

行雨施天下平亦此

坎有險惟危求小得惟微四納約惟不自修而後能自
牖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祇平皆求小之義若坎
窞之入既異于求小而徽纆之係更異于納約象皆
謂之失道以徽非其徽則危乃益危耳
牖曰自牖便知坎窞之入坎中又有一窞以自為陷阱
與徽纆之係叢棘之寘皆人之自入自係自寘可知
坎不盈惟不盈方无滿足而能祇方无汎溢而始平離
初敬坎五祇皆戒慎恐懼之性體為之發越流行者

敬言于離初火性速而上戒于方熒之始祇言于坎

五水性緩而下尚于洊至之中也

䷝

坤為牛又為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之子母牛也聞馬

駒于母上旬生前母行中旬生中半母行下旬生後

母行惟牛駒直是後母而行一步不離稍離輒呼母

是為子母牛離性炎上已難遏抑得下以離重離明

不相借更多自作聰明之弊今以重離之明而畜養

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二黃離以有天下如明王以有國如明公得其中極其順明不觸物已如母牛五繼之只須以後順為道一毫聰明不用作凡一政一事之間雖无失墜常恐失墜更如子牛于母一步遠離輒有呼號五沱涕戚嗟而象謂之離王公政如此夫是之謂重明麗正夫是之謂繼明照四方而獨以大人稱

離麗也如人之目暗室黑夜俱无見欲有見須日月出

不然須有火光

全體乾道然後做得坎之學問全體坤道然後做得離之學問坎行有尚尚天行之健也離畜牝牛畜承天之順也

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數語亦頗通于離

畜牝牛黄離元吉易吉

離麗也兩相麗為離父子麗无不親矣君臣麗无不義矣夫婦麗无不別矣長幼麗无不序矣朋友麗无不信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中實于人為誠天誠為誠也誠著于心非有險而以危動為險故坎為陷離中虛于人為明天明為明也明生于心非有體而以麗物為體故離為麗

離初言敬即堯之所謂欽明離四言突即朱之所謂啓

明章本清曰欽明明日斂而日見其不足啓明明日開而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聖日有餘者狂

離性炎上是乃下墜故曰匪醜而以獲為正突乃上欻許勿切故曰為首而以折為正

繼之者善一陰一陽緝續不斷為繼大象于離明言繼卦不重善將不繼以明見例耳

離五沱涕戚嗟只是原初一敬字

黃離元吉注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

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于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故
吉然添土為子頗似蛇足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
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
說不一又曰世間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
今按離四之突焚死棄蓋所謂墮在火坑中與發狂
者
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缶壺與甒之類也

坎四用缶離三鼓缶缶之用百姓日用之用缶之鼓鼓之舞之之鼓愈平常愈切至王文成公詩不離日用尋常内直造先天未畫前

日昃之離年已過中乃道明德立充然有得為鼓缶而歌之時不鼓缶而歌即長年大老語云谿壑易填人心難滿盖所謂齷齪老盜蹠壽耳

用缶納約險自无枕陷亦幾乎鼓缶而歌麗不失正昃

亦可久

坎陷全以剛健坎之三四與剛健反矣離麗全以柔順離之三四與柔順反矣然坎三上勿用坎四終无咎離三巳不可久離四至无所容此中爻雜物撰德是非之辨也

離四焚死棄五沱涕戚嗟上折首獲醜離之所貴者牝牛之畜耳曾以用明為明哉

章本清曰履錯之敬舉足之初一有急迫之心必至于

錯惟敬則心有所主而明生此君子謹始之心明善之道也

凡人目如有实向外爆得火出决不是善類側視邪視亦匪正人俗恒以青目望人時處青觸目皆怵惕惻隱流形欲无離五之沱涕戚嗟不可得已

日麗天日日有昃凡人于日用彛倫不以正麗皆昃離也

欲識性情之正只鼓缶而歌一語可盡

至誠坎孚合天下之實為實至聖離亨合天下之虛為

虛聖賢言學必竝問學固不專在己問尤必藉于人

水性常患緩弱故坎三忌枕火性常患燥烈故離四戒

突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說以先民說以犯難巽初兌上雖主爻而

君民之分截然不易固如此至于離以麗為義離彖

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離上曰王用出

征剛爻為君之義未嘗不儼然在也

離上正邦晉上伐邑上正其為離使五從中有正麗四

不期正而自无不正矣坎上爻多為五險離上爻多

為五用此啗麗之别

孔子以大哉贊堯分明是乾元史以欽明文思克明峻

德贊堯分明是重離易之首出庶物乾也大明終始

離也

離二五大明中天大中至正之明也三東不宜昃而昃
四西不宜突而突與中正之麗俱反故必有上之征
折首獲醜而後一邦成正麗之化
突焚死棄俱强陽觸物之病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
是藥離四剛明只指其病便當自醒故不設吉凶定
占
坎五祇平惟水為天下至平既平盡平也亦適得坎體
之常而已稍不平无非波浪離五出涕戚嗟涕目涫

戚心動嗟口中喑啞天下有不明而生之明天下有不照而普之照全是一腔並生之意故觸之而目必涕心必戚口必嗟明如是方謂之離明照如是方謂之離照不然其有明照皆驕陽烈日之為耳惡乎成其為王公之離哉

離初錯然明以闇為章初以素為履錯然便是咎了至于昃則不中突則觸且惡故上折在突而獲不止是匪其醜是固戾于二中錯亦不與黃類也

凡人觸物之明察淵之見不中不正之知解過剛過鋭為强為猛皆離四之所謂突在黄離中俱容不得焚死棄即病即藥千煅百煉銷容到盡如剥云爛然亦離四剛克能事彖所謂牝牛之畜者此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大首魁首匪南不得也離上折首首已正南戒不得突耳突如其來説文突不順子也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

離四突生于來五重二之柔為柔繼二之明為明麗二

之中正為中正者也五重二而來四四以剛心銳氣
左右其來為突二黄離如之何其可容焚死棄皆危
四醒四之辭
毋昃而過中毋突而失正皆麗明與繼明者之所有事
缶古之土音史記相如請秦王擊缶是也不可直以為
秦聲鼓缶而歌庸言庸行魚躍鳶飛天下至剛極明
之學問曽何以過是即得顔子之年而泰然其无遺
憾况其為大耋乎故君子有志于重明繼明无論曰

出之光與日中之暘即日昃之離與炳燭之明未嘗
无可久之道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所謂一
念萬年皆鼓缶之歌皆久道也
震坎艮皆乾道皆自為主巽離兌皆坤道皆要從乾又
震坎艮皆以緯地皆以轉坤巽離兌皆以經天皆以
旋乾又經天緯地惟坎離為中正惟坎離為全體
陽實陰虛坎實離虛分截為兩不得有陽之實是以成
陰之虛有坎之中實是以成離之中虛如離為目其

瞳子一點坎精為之也程子曰有主于內則虛是裏面潔淨明瑩无昏雜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无人矣胡敬齋曰儒者敬以治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虛是无主人矣又有只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主人不會理家事然則不本陽實而言陰虛不本坎實而言離虛

者亦所謂闚其戶闃其无人之虛而已矣

凡離中爻俱有虛中守順之義而以有為俟之兩剛爻

凡坎中爻俱有執中行健之義而兩柔爻承其下者

能為之用乘其上者多不能為之用是以多凶

坤初履霜離初履錯俱從脚跟發軔匪霜不堅孰為厚

載匪履无文何以化成

離者陰麗必醜巽兌坎者陽陷必合震艮此即貞一至

理

日之必昃此天道日何病于昃日昃之離祇以麗不中正為象耳然則三四亦得為中正之麗乎曰以中爻論三四皆有中義上為正之三无患昃四无患突一邦皆得正一邦皆化成矣

萬以忠曰心火也性本燥動形生後不知多少薪槱蘊積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溽為清涼化強陽為和粹故大學

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意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為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高論微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己間恐增薪熛耳未必牛山之雨露也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默收中和位育之效于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盡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形以後活計也非至精至一無以與此按此水一竅四五之沱若之涕是

或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便詫為神奇事要推入異流

去不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便是吾聖人之

所謂入水不濡也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此便是吾聖

人所謂入火不灼也一濡无不入坎窞矣一灼无

[illegible]棄矣

離三大耋之嗟焉宜甫歸山操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

死兮猶貪癡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

易像鈔卷九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包文訓